



# 他没有殘廢

蔣敬生 汪 沙著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**人物：**

朱華成——二十三歲，轉建還鄉的榮譽軍人，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失去左膀。生產互助組組長。

朱大媽——五十餘歲，華成的母親。

桂 貞——二十三歲，女村長。

陳大叔——四十來歲，互助組組員。

周本堂——二十一歲，互助組組員。

**時間：**一九五三年春耕。

**地點：**農村。

**佈景：**朱華成家的堂屋，左邊通廚房和母親的臥室，右邊通朱華成的臥室，台左前方是大門。牆上掛着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像，兩邊貼着朱華成在部隊裏立功的喜報。靠牆的桌上放着一排書籍和朱華成的日常用品。舞台正中有一張方桌，兩邊擺着幾條凳子。

**幕啓：**布穀鳥的叫聲，和趕牛抄田的吆喝聲從遠處傳來。

〔周本堂氣呼呼的上。〕

**周本堂：**組長，組長！

〔陳大叔扛着水車車頭隨上。〕

**陳大叔：**我正要找組長評評這個理！

**周本堂：**組裏的田抄了等着上水，你把水車藏起來不借，這是

什麼意思？

陳大叔：你不是沒長眼睛，水車明明用壞了，叫我拿什麼借給你？

周本堂：好吧，我們見了組長再說。（朝朱華成的臥室）組長，華成哥！好大的鼾睡呀！

〔朱大媽從臥房出來。〕

朱大媽：你爺兒倆吵什麼呀？華成昨天夜裏開會到雞叫才回來，你們就不能讓他多歇一刻兒？

周本堂：大媽，我們有點急事，你把華成哥喊起來再說。

朱大媽：像你們這樣搞呀，是鐵打的人也把他磨化了。你們有什麼急事跟我說。

周本堂：反正你是管不了的，得找組長！

朱大媽：（嘆氣地）我是組長的娘！我不叫你嚷他。（說着搬條凳子往華成的臥房門口一坐）

周本堂：（急了）華成哥！

朱大媽：（上去要捂他的嘴）我看你嚷！

陳大叔：由他喊去。要是這個理評不出個青紅皂白來，就莫想歇我的水車！哼，我不能吃這個啞巴虧。

朱大媽：到底為什麼事呀？

陳大叔：那不是明擺着的事？你想想，我們這些人還能佔到香贏！

周本堂：（耐不住了）華成哥！

〔朱華成穿着黃軍裝，肩扛一把鉄鍬，突然出現門口。〕

朱華成：（緊接着答應）幹什麼呀，兄弟！

〔一屋子人全都愣笑了。〕

朱大媽：伢呀，你一大早就去做埠頭去了？

朱華成：（沒聽到媽的話）埠頭早做好了，還一直等到現在。哈，水車倒搬到屋裏來了。

朱大媽：你呀，沒日沒夜的幹，這就是你當組長的下場！唉，只要是爲大家的事，叫你上山打虎你也幹。

朱華成：大叔，說正經話，今天是我們轉常年互助組打頭一砲，你這老將怎麼能不上戰場？

周本堂：睡着了想醒了，也沒想到事情會變卦。

陳大叔：人要背時，喝涼水也塞了牙齒，水車偏在這個時候出毛病。

周本堂：早不壞，晚不壞，偏偏輪到我的田抄好了就出毛病！

華成哥，平白的把車頭卸下來，這能是車子的毛病嗎？

朱大媽：我說呀，你們不是搞互助，是給那些單幹戶看笑話！

朱華成：媽，你歇歇吧，病才好，莫爲我們的事心焦！（扶朱大

媽進房內）

朱大媽：（旁白）對呀，你把我打發走了好辦你的公事，唉，

開了幾夜晚會，還是互不攏，會都開到隔壁去了，你叫做娘的怎麼不心焦啊！（下）

陳大叔：華成，你媽的病還沒好？

朱華成：一點頭暈病。好了，我們談談吧，事情搞不好，就連我媽心裏也不安然。你們說說，爲什麼事呀？

陳大叔：讓他說。

周本堂：陳大叔先說，他是長輩。

陳大叔：又不是我來告狀的。

朱華成：陳大叔，莫懼氣！有問題大家商量着辦，我一個人也不能當家呀！

周本堂：他不說我就先說，今天大早起來我去扛車，誰知他把車頭卸下來了，……

陳大叔：昨天用壞了，華成，不信你到伢的舅爺家去問！

周本堂：誰不知道你是才整好的？

陳大叔：不錯，車是才整過的，我不整，誰還肯替我來整？

周本堂：你不該把車葉子都藏起來呀！

陳大叔：這是鐵打的水車也擋不住不愛惜呀！

周本堂：你眼裏光看到幾片車葉子，組裏幾百石田灌不上水你就看不到！

陳大叔：華成，你不是不曉得，伢的舅爺一家人，用農具傢業連問都不問一聲，我不借屋裏人還生氣，借給他兩天用壞四個葉子，我要修，本堂要扛，還說我耽誤了生產。我真歇不起這個責任，乾脆拿到組裏來充公吧。

周本堂：這話留着吓唬稻草人吧！

朱華成：陳大叔，我雖說回來不久，組裏的情況多少也摸到了一些。今天是才轉常年組，本堂那卷車的龍骨又斷了，要整也來不及，……

周本堂：（搶着說）我的車還不是組裏給用壞的？

陳大叔：我拿什麼比你？你的水車是土改時候進的果實，應該拿出來給大家用。我的水車硬是額頭上的汗流到腳板底，一件一件置起來的。壞了沒人管，我自己貼錢修。一次、

兩次不要緊，年長日久，我就是把家當貼乾了也沒人領情。  
周本堂：你要搬老眼，我周本堂也沒沾過誰的香羶呀！我在組裏累死累活，一天只賺到六千元，到外面打一天零工賺一萬，還管飯。哪個的田多大家都曉得，是我給你做呀，還是你給我做？莫要把良心馱到後脊梁上。

陳大叔：我的黃牯拖的比一隻狗還不如，是給誰耕的田呀？

朱華成：莫爭了，陳大叔。我看這樣吧，本堂，既是陳大叔的車壞了，只有用你的車，上午讓組裏人抄田，你去修車，下午再車水。問題不解決，生產是搞不好的。

周本堂：口口聲聲說互助起來解決困難，我真沒想到求人會這樣難呀！

朱華成：有困難吧？

周本堂：眼下正是青黃不接，咳，幾個農貸款，又是整犁，又是製耙，不敢用都用完了。

朱華成：莫急。我媽爲我結婚攢的幾個錢，先拿出來用了吧。

（向房內）媽，媽！

朱大媽：（走出來，站在廚房門口）什麼事啊？

朱華成：把那幾萬塊錢拿來，先借給本堂修水車用。

朱大媽：（猶豫片刻）

周本堂：那怎麼行呢？華成哥，我沒錢上禮就够難爲情了，還能……

朱大媽：（取錢給周本堂）拿去吧，孩子，組裏搞好了，我也快活。

周本堂：（接錢，感激地）華成哥！（陳大叔也愣住了）

朱華成：快去修車吧，莫耽誤時間，要是碰上村長，就說我回頭去找她，叫她等我。

朱大媽：對了。孩子，你要是碰到桂姑娘，（望朱華成一眼）你說我明天去幫她縫新被子。（轉身進廚房）

周本堂：（向朱大媽說）大媽，你要是一提到女村長，病就好了一半，哈！（看朱華成一眼，朱華成正看車頭，沒有覺得，周本堂下）

朱華成：（坐下，摸出烟，給陳大叔一根，陳大叔正把頭低着）抽烟，陳大叔！

陳大叔：（不好意思去接）唉！（內心鬥爭着）我明天去找一百個老鴿窩裏的蛋，給你媽治頭暈病。

朱華成：（親切地）陳大叔，先莫管那些，這裏就我們爺兒兩個，把話說明，你到底對哪個有意見呢？

陳大叔：華成！吃不窮，穿不窮，計劃不到一世窮；對你，就照直說，水車沒有壞。

朱華成：爲什麼故意耽擱時間呢？

陳大叔：你回來不久，還沒摸到老底子。省吃苦做的買這卷水車，沒想到一成立起互助組來，紅帖不下，黑字不寫，就像充了公啦，明說是我陳老大的，用起來是大家的，一說，“搞互助嘛”！像周本堂這一號人，自己的水車用壞了不管，借人家的他又不愛惜，拉起車拐子，一傢伙就想把河水車乾。說起來，是好車，你沒看，車軸子磨的像根雞什頭，用了一甩，壞了該我倒霉，前前後後光周本堂就用壞我六個車葉子，五六三萬該我貼；我上了一遍油，沒幾天

泡掉了，你算算，我參加互助組進一分工才六百塊錢，光修車我就得賠上六十個工分，這要用到社會主義，我要開個銀行才賠得起；村長又是個急脾氣，給她一提嘛，就給我扣落後帽子，你說怎辦？

朱華成：這個問題我也想過，今天你一算細賬，更清楚了。我們應該接受這個意見。陳大叔，正春耕的時候，本堂不用別的人還要用呀！你還是把水車先裝起來。

陳大叔：裝上容易，（從懷裏掏出小爪子，卡到輪子中間）動我的水車不行。

朱華成：這樣，等會我和村長研究個辦法，決不能叫你吃虧，你還是借給組裏用。

陳大叔：算啦，莫提村長，（意識到朱華成和村長關係，轉口）話說急了，是這樣，上一回當，學一回乖。什麼時候組長立了規矩，什麼時候我放車。

朱華成：好吧。那上午你先去抄田，把車頭扛回去。

陳大叔：在我家裏放得住呀？本堂不借三娃借，本組不借外組借，像出進流水賬一樣。

朱華成：那你就放這裏吧，我負責解決這個問題，那兩個拐子呢？

陳大叔：（一撈，馬上轉口）真讓他舅爺家兩個娃子搞丟了，明天他們就砍一對新的送來。（遠遠傳來青年婦女的爽朗笑聲）聽，村長過來了，我走啦。

朱華成：和村長一塊談談不好麼？

陳大叔：（想脫身）瞧，你們倆有公的還有私的，我在這兒算個



慶事。(笑下)

〔幕內聲：村長，早啊！〕

〔桂貞聲：你們早啊，田裏水都車滿啦！〕

〔聲：唉，借不到水車呀！〕

〔朱大媽從廚房裏跑出來，在門口張望，朱華成順手把桌上的書整一整。〕

朱大媽：（招呼地）哎呀！桂姑娘，又叫你忙。

〔桂貞聲：忙什麼呀！〕

〔桂貞上，身穿花布棉襖，藍制服褲子，扛着一大捆柴出現在門口。〕

〔忽然在門外尺把遠的地方，有位婦女高聲喊着“桂貞”！桂貞個頭一看。〕

〔聲：桂貞哪，真是處處做榜樣！我看你將來當新媳婦也要扛一捆柴上轎啊！〕

桂貞：（笑着罵了一句）嚼舌頭的！

〔對方嘻嘻地笑了一陣，下田去了。〕

朱華成：又麻煩你，桂貞。（過來接柴）

桂貞：站開吧！（把柴放下地，笑）勞動上怎麼你也賽不過我。

朱華成：（笑說）那是……

桂貞：（見朱華成笑的有些不自然，立刻想到是把話說冒失了）怎麼樣，昨天天陰身上可好些？

朱華成：（笑）還不是那個樣子，（摸摸斷膀）咬咬牙就過去了。

桂貞：（去看筐子）你那個小屋的牆壁四處透風，也該幫你抄

個砌匠把兩面塗好泥，不暖和一些？

朱華成：哪裏就凍着了，在朝鮮雪地裏一爬幾天，還不是過啦。

朱大媽：（含著地一笑）姑娘，反正到那時候，還不得另蓋新房子！（擺柴）

桂 貞：（從柴捆裏抽出一個花布包，從包裹取出來一雙嶄新黑布鞋，伸到華成面前）看合不合腳？

朱大媽：哎呀，你這孩子，我說我針線本裏的兩雙鞋樣子，怎麼長翅膀飛了；怪不得人家說，啥事都瞞不過有心人，（接過鞋，縫縫著眼睛，看了又看）呀呀，還是千層底兒，你看桂姑娘納的好密啊！

桂 貞：（笑）好是好，可惜不是我做的，是我請人做的。

朱大媽：（一眼看見她手指頭上包紮的白布條，桂貞有意識的閃躲）又扯白，我的貞呀！

朱華成：看我娘，桂姐這麼大了，還老喊小名。

朱大媽：哎喲，莫說她如今是村長，就是當了鄉長，也保不住要喊她一句半句的。

〔桂貞臉微微一紅，笑出聲來，朱華成也笑了。〕

朱大媽：你沒看桂姑娘手還包着嗎？不知道孩子是怎麼開半夜會回來點燈熬油給你做的這雙鞋，桂姑娘，在這裏吃飯，莫走啊！（走到廚房門口，轉過身來）華成，把柴扛進來。莫叫桂姑娘走哪。

桂 貞：我來。

朱大媽：不，叫華成扛。

〔朱華成扛柴進廚房。桂貞隨手整理桌上的東西，一眼看見放在旁邊的車頭。

朱華成：（從廚房裏跑出來，笑得有些不耐煩）媽真囉嗦！

桂貞：怎麼，怎麼？

朱華成：還不是我倆的事，她總不放心，問題一大堆，老扯這些。

桂貞：水車的事，你還沒解決？

朱華成：本堂給你說啦！我正要去找你商量。

桂貞：（笑）這點芝麻大的事，就把你難住了，你也太過細了。也難怪，你農村工作還沒摸熟。

朱華成：桂貞，這個事是得過細地考慮考慮。

桂貞：像這樣的事，你也濾過來濾過去，那農村工作就莫想搞了。

朱華成：（笑）那你幫助我解決一下好不好？

桂貞：（笑）我們互相學習吧。（扛起車頭）

朱華成：（吃一驚）你怎麼？

桂貞：給本堂送去，捎帶叫你們組的人，到陳大叔家把車槽口也扛出來。

朱華成：（接過車頭）你先放下，桂貞，我們慢慢談談，哪能這麼冒失！

桂貞：你怎麼啦？互助不搞啦？

朱華成：不光互助要搞，還要搞合作社！不過，總得要做到自願互利。

桂貞：自願？那到哪一輩子才能社會主義？你想遲就落後分

子，做他的尾巴嗎？像陳大叔那種人，用他的水車就像要他的命一樣，你要等他自願，只怕一輩子也難得自願。

朱華成：桂貞，我也曉得陳大叔不自願，你說他不自願是什麼原因呢？

桂貞：原因很簡單，他是個中農，底子厚，耕牛、農具都不缺，當然不會自願。

朱華成：照你說怎麼辦呢？

桂貞：只要貧僱農都跟着我們走，怕他不自願！

朱華成：你錯了，這怪不得陳大叔嘛！

桂貞：你說怪哪個？

朱華成：怪我們自己。

桂貞：我們領導農民走互助合作的路，未必還走錯了？

朱華成：路是對的，你沒有做到互利，莫說陳大叔不自願，就是周本堂也不願互助下去啦。

桂貞：什麼？周本堂也不願互助啦？

朱華成：他夫妻兩個都是勞動能手，自己的田地少，組裏工分評的又低，他當然不熱心互助。

桂貞：是呀，陳大叔的田地多，做不出來，要不是本堂這些人幫他的工，去年怎麼能豐收？組裏用他的水車比割肉還疼，他不自願就儘他去吧，看是我們離不開他，還是他離不開我們。

朱華成：陳大叔的牛拖瘦了，你看到沒有？

桂貞：啊，你原來是爲中農打算盤呀！

朱華成：就算我是爲中農打算盤，周本堂的水車用壞了沒人

“收屍”，這是什麼道理呀？

桂 貞：（氣忿的）華成，我真沒想到你會變成這個樣子！（起身要走）

朱華成：桂貞，哪裏去呀？

桂 貞：莫管，我要去找陳大叔狠狠批評他一頓。

朱華成：（攔住）我不能看着你脫離羣衆。

桂 貞：脫離羣衆？是你脫離羣衆，還是我脫離羣衆？

朱華成：我？

桂 貞：你想想吧，丟了貧僱農不管，是不是脫離羣衆？

朱華成：桂貞，你還不了解我。

桂 貞：不，（有點委屈的）你也沒有懂得我的心意……

朱華成：誰是誰非，讓我們在實際行動中來考驗吧，慢慢都會了解的。

〔朱大媽上。〕

朱大媽：（從抽屜裏拿出幾個雞蛋）華成，到菜園子裏扯把蔥。

朱華成：桂貞，你好好想想。（下）

朱大媽：他個殘廢人，姑娘，什麼事你多撥教着點，往後日子長着呢。你不吃葷吧？

桂 貞：（心不在焉地，笑）大媽，難爲你老人家想得周到。

朱大媽：莫這麼說，祇要能把你接過來，把這個家賠上我都情願。

〔桂貞不經意地笑着，心裏考慮着別的問題。〕

〔外面響着鞭子聲和趕牲口的吆喝聲。〕

桂 貞：（向門外看看，突然拉起車頭）大媽，我把車頭給本堂送去

就來。(下)

朱大媽：好唄，你先忙公事去……(向門外)等着你呀！孩子。

(朱大媽看着桂貞去遠，獨自留在場上，自言自語。)

朱大媽：嗨，能做，能寫，能說，就是男將也比不上啊，莫看孩子殘廢，有這麼好個媳婦我還愁個什麼嘍。

(華成拿一把蔥上。)

朱華成：媽，桂貞呢？

朱大媽：(無意回答)到本堂家送車頭去了。

朱華成：(急了)你怎麼不攔住她呢？

朱大媽：她一刻兒就轉來，看你急的。

朱華成：(更急)怎麼能叫她把車頭扛去呀！

朱大媽：(會錯了意)人家幫你辦事，你還這麼不識好歹？我說，你給她談了沒有？

朱華成：談了，她想不通嘛！

朱大媽：什麼？想不通？

朱華成：(知道母親誤會了)不是那回事，(想擺脫母親的糾纏)那回事也談了，(不成語句敷衍她)都要解決，想辦法解決！

朱大媽：解決，解決，我說的是你們倆去區裏登記！登記！沒見過這麼大的人，自己的事一點不操心，到底你給她談了沒有？

朱華成：談了談了，媽。

朱大媽：看你這個勁，我就恨的巴掌發癢。

朱華成：你想打就打唄。

朱大媽：(咬了咬牙，又氣又愛地)真不知道你在朝鮮怎麼帶一班

兄弟打仗呢！

〔桂貞上。〕

桂貞：（像完成任務似的滿足心情）帶一班人？人家還立過三次戰功呢！回來把民兵訓練得多好呀。

朱大媽：立功，回到家裏就會氣人，你們倆好好談談吧。哎呀，鍋裏的油都燒焦了。（拿起雞蛋、蔥跑進廚房）

朱華成：（努力壓抑住自己）你到底把車頭給扛去了？

桂貞：不扛去，放在這裏能解決問題？

朱華成：村長，這個事怕做錯了吧。

桂貞：我辦錯了？華成啊，你聽我一句話——也算不了什麼意見吧——你這個軟麵條子脾氣，要是搞成了個作風，我們的工作，就不好作了。

朱華成：可要像你這個硬勁，苗不長用手拔，那不是越搞越壞？

桂貞：農民的自私思想幾千年，你三下五除二就給磨過來啦？

朱華成：要不怎麼叫我們耐心啓發羣衆的覺悟呢？

桂貞：光啓發？不提高行啊？

朱華成：你靠什麼提高？

桂貞：靠事實教育。

朱華成：（急）你這個事實越教育越壞事！

桂貞：哪個扯皮就批評他！

朱華成：你別的還有什麼本事沒有？

桂貞：（頂上來）我沒本事，村裏工作是你給我做的？

〔朱華成感覺自己話頭急了，一時扭不過來，紅着臉。〕

桂 貞：（餘怒未息）愛國公約，勞動紀律，不是光在牆上貼張紙，同志。

朱華成：（平靜過來）看你，桂貞，我倆這不是賭氣吵嘴嗎？

（笑）

桂 貞：（也覺着自己頂撞了，抿嘴一笑）你的話太僵人嘛。

〔二人又回復了平靜。〕

朱華成：桂貞，不是我僵人，我心裏也是焦人！要是不立個規矩制度，耕牛農具不評分，連這個常年互助組都保不住，還想轉合作社？哼！那是做夢！

桂 貞：（爭取朱華成）華成，要是說過去我們沒照顧到，大家使用農具不愛惜，我們當幹部的應該承認這一點，今後改正就對了，你硬要說農具也得評分，這不是明擺着叫貧僱農吃虧？

朱華成：你怎麼能這樣說？別人一架水車，本來可以用個十年八年的，你這一扯那一借，沒到六年零散啦，貧僱農沒有農具不能增產，你這樣搞下去不是照顧貧僱農，是給貧僱農增加困難。

桂 貞：六年？五年計劃一實現，就水力發電啦，還用他那卷破水車。我們是幹部，要往遠處看，華成。

朱華成：可眼前還是老牛木犁生產呀，這種急躁勁頭要不得，桂貞，支部討論你的問題的時候，對你也有這個意見。

桂 貞：對我有意見？要像你這個作法呀，我也有意見，工業化，化到你白了鬍子也化不起來。



朱華成：無論怎麼說，你是錯了，耕牛和農具評分問題，我們一定要考慮。

桂 貞：你一考慮，上午水都沒有車成。

朱華成：過去要早有了制度，上午就扯不成皮。

桂 貞：過去？過去我們照樣辦了互助組，鬧大豐收。

朱華成：桂貞，這就是你不虛心了。

桂 貞：（冷冷地）我們跟在羣衆屁股後邊虛心？

朱華成：那你就可以包辦代替，強迫命令？

桂 貞：好，我強迫，我是在幫哪個解決問題？

朱華成：我不能領受你的好心，把工作戳個漏洞！

桂 貞：我是村長，出了漏洞我負責。

朱華成：這是黨的工作，我不能看着錯誤不管！

桂 貞：我不能跟着當羣衆的尾巴！

朱華成：你盲目自信，脫離羣衆！

桂 貞：（一怔，氣極）什麼？你說！

朱華成：你盲目自信，脫離羣衆！

桂 貞：（猛地轉過臉來，半晌憋不出一句話）你……

（淚在眼裏轉，但倔強地不肯在華成面前流出來，猛然坐下，淚珠迸洒在膝蓋上。）

朱華成：我……

朱大媽：（氣極，上）華成，我看你敢再說！（撫摸著桂貞的頭髮）

姑娘，莫理他，真是不知好歹。桂姑娘，你和他從小一塊長大的，誰還能不知道誰的脾氣，姑娘，什麼苦我們都熬過了，怎麼能一句話也担待不起？